

美，令廚餘和家庭再生

DyeLicious 染樂工房
張駿霖 魏思敏

撰文：
阿島



廚餘染色的連結力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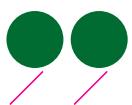
張駿霖 (Eric) 畢業於環境應用科學，魏思敏 (Winnie) 則修讀設計，兩個年輕人五年前成立以環境及永續發展為主題的「Run 2 Tree好樹設計」，從事廚餘再造和食物設計。Eric在大學時期始關心香港剩食問題，發起「光盤運動」，顧名思義，就是把盤上飯菜吃光光，在生活中避免製造剩菜。「好樹設計」以廚餘變身美而有用的物事為目標，初時主要為大型食品生產商解決廚餘問題，例如將廚餘再設計成各種商品，造肥皂、造紙、製成染料等等，其中他們首創的剩菜顏料獲「2014香港綠色創新大獎」。

而在前年參與Good seed社創計劃後，他們摸索出廚餘染布的另一社會用途：它可以成為改善家庭、親子關係、以及教育公眾人士欣賞食物、惜食再造的理想媒介。是故，「好樹設計」成立了廚餘染坊的分支，名為「Dyelicious染樂工房」。

造訪他們那天，他們剛搬進元創方創意中心 (PMQ) 五樓一個單位。「染樂工房」如今成為他們主力發展的方向，將會在元創方舉辦以廚餘染色為主的工作坊。他們努力搭建一個自在的，令人感受染布之樂的空間。

「未來給基層家庭的課程裡，打算加入同遊中環環節，探索另一個陌生社區——他們多來自新界、北區、將軍澳，跟他們相處這幾個月，知道他們很少跨區活動，沒錢，去中產區也或會感覺不自在。」

Eric說，他們在一步步完善do well do good的理念。但他和Winnie都不愛按牌理出牌。他指，社企多以扶貧為出發點，「但我們觀察到不少社福機構都在經濟上支持他們，好多『蛇齋餅糉』，我們從社創角度可否填補別的缺口？便想到，親情的匱乏，也是一種貧窮或缺失。弱勢社群工作勞碌，他們不止缺錢，更缺時間，沒怎共同消遣，甚至一道吃頓飯也難。坊間的親子活動費用也不便宜，低收入家庭沒有能力負擔這些費用。」很多基層家庭引發的社會問題，也由長期的疏離和磨擦而激化，「由此想到廚餘染色作為中介：染色簡單，但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。和另一種流行的art creative、自己埋首畫板的art jamming不同，染布需要合作和溝通，便想到借此成為親子，父母子女、婆孫，互動的機會。」



在亞洲各地宣揚美的台灣作家蔣勳會感嘆，與其呼籲在藝術館或音樂廳尋找美，他認為生活無感的都市人，最少要活得「像個人」，才能看見美：美既遠不囿於打扮和裝飾，也是一種對好物好事的敏感和追求。本地一對年輕人，創業五年，他們希望世界變得更美，由改造最遭大眾嫌棄、視之為髒臭的廚餘開始，反思過剩的生活，反思如何吃得好，吃得公平和正義，反思失落了的、懶於修繕的家庭關係，反思一切可以回復美的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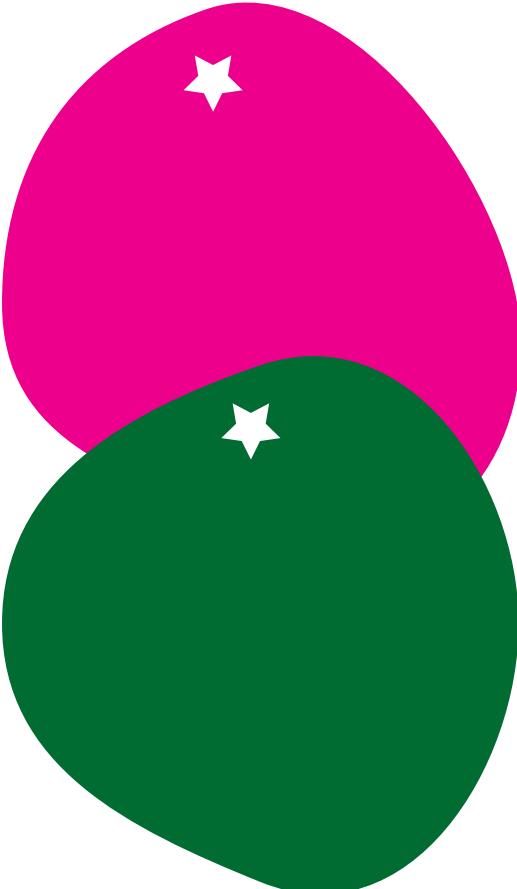


創業者的荊棘之途

Eric的說法不是空洞的口號。他在設計上花心思，強化他們合作的需要，「一般工作坊或一次半次的活動形式不會奏效，我要使那短暫的溝通變得更有意義。我們有30個3個月長期測試家庭（隔周體驗活動），由3個機構的註冊社工轉介個案、修正、觀察、分析，看看家庭溝通會否改變。在那六次體驗活動，我迫他們坐在那，你眼望我眼。他們往往會在這時才交心談話，如家長會問孩子中學選科怎麼會選到這科……另外也會有些步驟加重難度，如只給他們成品看，由他們自行商量如何去做、一齊綁橡筋、綁波子；或在板染中的用板夾緊很厚、摺疊好的布，唔夾緊或拿緊會好易散開——吵嘴因而時會發生。透過這個過程令平日的磨擦『見光』，在旁註冊社工調停，一齊想方案，多從對方去想。」課堂外，關係由回憶延續，「做出來的作品，美美的，掛在屋內，容易勾起那些時光。」

Eric指，Prototype運作半年，社工表示該30個家庭關係有改善。Good Seed資助期完結後，Eric和Winnie爭取地產商、銀行等固有客戶資助基層家庭課程，課堂費用，不用由「好樹設計」揀錢，加上非基層家庭的課堂收費，染樂工房自立了。他們搬入PMQ，獨力負擔萬多元的租金，Eric表現出強大的信心。五年廚餘再造的生意和教育路，一點不易。四年間他們搬了工作室四次，尋求得以安頓、發展的物理空間是本地創業者必得面臨的挑戰：由2013年在葵興180呎工廈被瘋狂加租迫遷，後來成功申請設計創意培育計劃搬入九龍塘、及後工作室搬進行黃竹坑；計劃完結後他們欲搬入元創方，但當時尚未有單位空置。他們棲身PMQ Pop Up Store個多月後，終「定居」現時的單位，「希望能在這裡，將廚餘更多的可能性予更多本地及外地的人看到。」





Eric謹小慎微，但行動力強。數年來，他和Winnie到街市花市超市餐廳拾剩材、歪果（可食用但外型不美觀的蔬果）或不可食用但新鮮的菜果，拿回家做染料測試，游說相熟菜檔將歪果送予街坊；與菜統處合作，將歪果貼上安全食用標誌售賣；如今集中發展剩菜染料，他親赴日本奈良重新學習專業紮染——他始做染布後才發現自己的「身世」，他日籍的爺爺原來剛巧是上一代染布職人，在奈良開染坊。如今染坊已是工業和化學式染布，他決定赴染坊重新學習染色法、染色科普知識。

他抓緊任何機會、手上的資源和方法，只為香港人重新發現食物及身邊物事之美，由「廚餘再生」到「關係再生」，「都是我希望大家重新認識已熟悉、但其實沒真正發掘其真正本質之物事，由芝士熱狗到紫薯等食物，到家中的家人，也一樣。」Eric語重心長。正如他們2015年受米蘭世博之邀作廚餘染料分享時，主辦方稱他們造出了「世上最美麗的色彩」，美麗的顏色，不止染出一幅幅的布，還感染著人心。